

BAIHUAZHOU

百  
花  
洲

百期佳作

第三卷

中国作家看外国·散文

《百花洲》编辑部编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 百 花 洲

百期  
佳作

第三卷

中国作家看外国·散文

《百花洲》编辑部编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书 名:《百花洲》百期佳作·卷三  
作 者:多人  
版式设计:萧飒  
出 版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  
发 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  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  
印 刷:南昌市印刷四厂印刷  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  
印 张:18.25  
字 数:45 万  
版 次: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:1—3000  
定 价:24.00 元

ISBN 7 - 80579 - 913 - X/I·751

---

邮政编码: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 录

- 俞 林 ● 笔/1
- 菡 子 ● 清 风/6
- 王润滋 ● 庐山的雾/11
- 徐 迟 ● 枯叶蝴蝶/13
- 成 一 ● 美不尽在名胜/15
- 温小钰 汪浙成 ● 庐山的启示/17
- 戴厚英 ● 愿我们永远相亲相爱/19
- 黄宗英 ● 再度进藏/21
- 张抗抗 ● 火星人对于地球人的观察/25
- 陈 村 ● 在青海/42
- 中杰英 ● “万金油”杂话美国/91
- 戴厚英 ● 第一次当“外宾”/131
- 陈国凯 ● 在美人鱼的故乡/172
- 梁 琴 ● 五色土/192
- 朱 红 ● 少见多怪录/201
- 杨佩瑾 ● 投向“女神”的一瞥/220

- 吕云松 ● 梅岭访梅/261
- 郑云云 ● 爵士乐手/266
- 马 平 ● 绿 叶/268
- 熊述隆 ● 蝶 思/270
- 毕淑敏 ● 如果你没有看到过钻塔/276
- 肖建国 ● 毕业的日子/288
- 钱 江 ● 走进女儿国/292
- 季振邦 ● 山水情绪/312
- 公 刘 ● 千岛湖,千湖岛/319
- 黎明中 ● 田黄石·桑莲树/328
- 张厚德 ● 我家之街/336
- 季振邦 ● 现代人调侃/339
- 钱 江 ● 走进欧共体的心脏/347
- 陈世旭 ● 东 棹/373
- 胡晓明 ● 日之夕矣(外一篇)/410
- 忆明珠 ● 秋窗小柬/415
- 楼肇明 ● 啊,老师! /428
- 朱苏进 ● 不饮而醉/440
- 毛 眉 ● 高贵的天空/448
- 陈 政 ● 慈石蛭/453
- 刘烨园 ● 家 族/456
- 公 刘 ● 昨夜惊魂/463
- 潘旭澜 ● 长河飞沫/471
- 王开林 ● 散文二题/484
- 金 岱 ● 自审与自救/492

- 汤 真 ● 闲读偶笔/499  
王小林 ● 东游西逛/508  
李元洛 ● 常怀千岁忧/515  
穆一衡 ● 我的母亲/528  
李元洛 ● 独钓寒江雪/535  
肖复兴 ● 小提琴之恋/550  
赵丽宏 ● 江南片断/557  
刘 粹 ● 健康是福/569  
麦天枢 ● 诚实之美/572  
许 辉 ● 我与《百花洲》/573  
朱焕添 ● 百期感怀/575

编后赘语/577

## 笔

我的书架上摆着澳大利亚悉尼笔会的同行们送的一份珍贵的礼品——两支削好的铅笔。

笔！还有什么东西，对我们这些搞写作的人说来，比笔更重要的呢？

说到笔，特别是普通的铅笔，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；可是，我看到这份作为礼品的铅笔，就想到了我失去了笔的时刻。

在“四人帮”肆虐的时期，不就是落到了这个境地吗？一个搞写作的人，一旦没有了笔，就像一个战士失去了枪支一样。如果这位战士想继续战斗，大概碰到一根木棒他也会立即拿起来吧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没有了笔，又该怎样写作呢？

人真是万物之灵，在被逼到绝路的时候，他就会想出一些点子来，有时真有“绝路逢生”之妙。

当一个人长久地被关进一间阴暗的囚房里，他的思想感情会是十分复杂、变化万端的。即是一个最乐观的人吧，他有时也会消沉、愁苦、焦急和烦躁。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荣辱抛到一边，但他也会痛苦地思念着亲人，担心着他们的命运。

在这样的时候，他多么想有一支笔，记下这复杂的感情啊！

我不知别人是怎么作的,我自己,一个只会写点散文的人,被逼得“写”起诗来了。我是从广义上用“诗”这个字的,其实我多半是填词,诌几句旧体诗或词,不能用笔写下来,只是记在心里,这可说是写在心上的诗。

想出这个点子也是出于偶然。一天黎明,看看发了白的窗户,知道起床的号令快下了,就不敢再睡,等待着号令一下,就飞快地起床。恰在这时窗外传来几声雁叫。究竟是不是雁,也难断定,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鸟吧。但我听到这叫声就心情翻滚起来,特别思念我那留在江南的妻子,担心她在这场风暴中经受不住。这股思念亲人的感情无法排遣,就不知不觉地凑了两句诗:

窗外雁声嘹亮,  
惹我心情激荡。

起床的号令响了,我也就没顾得上想下面的句子。后来我试着把它补成一首《如梦令》,这样的小令是容易记住的。我补了这样四句:

你自赣江来,  
告我伊人无恙?  
无恙,无恙,  
只恐发白千丈!

这样的“打油词”,虽然毫无价值,但却能抒发我当时当地的感情,而更重要的是:使我找到了一个不用笔写作的路子。几年时间里,我这样“写”了不少诗和词,当然这些东西对别人一点用处也没有,但对自己来说,却非常必要,它起了稳定情绪、鼓舞斗志的作用,没有它,这漫长的囚徒生活是难熬的。比如坐牢满一周年的时



候,心情很苦闷,但不能一味地苦闷下去,要给自己找到精神力量坚持下去,我就填了一首《菩萨蛮》:

一年三百六十日,  
一窗四壁门常闭。  
雨、露、雪、风、霜,  
阴、晴、寒、暑、凉。

任凭风物换,  
初志终不变。  
窗外雨滂沱,  
思潮涨海河。

当时窗外暴雨如注,我的思潮也确实不平静,即景生情。“写出之后,默记在心里,以后就时常用“任凭风物换,初志终不变”这两句话激励自己,真的产生了精神效果。

又过了一年,我对外边的斗争有了些模糊的判断,为了鼓舞自己,又填了一首《菩萨蛮》:

又是三百六十日,  
风霜雨露寻常事。  
展眼望中华,  
凋零万里花。

冬寒凝大地,  
春去无消息。  
寂静悄无声,  
一朝雷乍惊。

虽然这声惊雷响在七年之后,但这种盼望惊雷的想法却给了我希望,使我能在那“寂静悄无声”的境遇里,顽强地生活下去。

在牢狱中,对外面的斗争是难以全面了解的,但气氛是能够感受到的。林彪倒台之后,1972年和1973年,原来那种阴森森的气氛有所缓和,也给囚人们带来一些幻想:解决问题的时候快到来了吧?无辜人遭受的冤狱还不到昭雪的时候吗?可是突然来了1974年的批林批孔,杀气腾腾的斗争就像十二级台风那样猛袭而来。那天是清明节,真是人逢佳节倍思亲。算来我离开亲人所在的江南已经七年了。虽然江南也和全国一样,被“四人帮”糟蹋得不像样子,但我仍把江南作为我向往的境地,“写”了一首《念奴娇》,如下:

清明佳节,忆亲人,遥看江南风物,虽是楚天千里外,望透关山如壁:油菜如金,红花似火,细柳飞“轻雪”。春光如许,应是地灵人杰。

只身此国长留,冷雨凄风,春至花不发。喜有离离原上草,霜剑风刀难灭。岁月蹉跎,星移物换,头上添白发。何须言老,他日弯弓如月。

这里我用了苏东坡《大江东去》的原韵,为了凑“物、壁、雪、杰、发、灭、发、月”几个字,内容不免受到限制,但就从这个受到限制的内容里也可看出,我并没有失去希望和信心,虽然不见春花,却看到那不怕风霜的原上草,虽然白发越来越多,我仍向往将来能弯弓如月。在那杀气腾腾的1974年,没有这样的希望和信心,那日月是难度过的。

我提以上这段经历,是为了使自己永远不要忘记那失去了笔的日子。今天,我和很多失去了笔的作者们一样,重新拿起了笔,

得到了写作的自由。我一方面感到幸福，一方面又感到责任重大。在牢狱里，我并不是为别人而“写”，所“写”的东西只对自己有意义。现在不同了，我重新拿起的这支笔，应该为人民而写，要抒发人民的感情，要写出我们时代的声音，因此，我感到手中的这支笔很有分量，要想握住它挥洒自如，就要学习。简单地走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老路，有很多地方就不适应。

我常常有这样的時候，手里握住笔，半天却写不出一个字来，原因是，我对时代的脉搏还没有摸透，对这个新时代所特有的矛盾和问题还没真切的感受；也因为我和自己的读者还缺少血肉的联系，他们想些什么，有什么要求和愿望，我还没有深刻的了解。不懂所处的时代，不熟悉自己的工作对象，怎能有用武之地呢？

但我一想到那失去笔的情景，我就决心不放下这重新握起的笔，不管有多少困难，我也要迎着困难前进，我把友人的礼品——两支削好的铅笔，摆在我的书架上，为的是每天都能看到它们，使我不忘记过去，使我更记住今天的责任。

于是，我握起了笔……

(原载 1981 年第 1 期)

## 清 风

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雨，清晨从窗帘的豁缝里只见扭打着的树枝，即将收获的麦穗大约也是如此。我不禁讨厌这连绵的风雨。临睡之前，读了古今中外的两个绝望的恋爱故事，主人公临终的情景，此时仿佛就在眼前。

有人在敲楼上第一道门，我没听见。过道里似乎有脚步声，随后有人在卧室的门上敲着，笃笃之声，传来客人的问候，亲切而有节奏。

进来的是一位微黑而文雅的青年人，他的举止正和他的眼神相似，聪明、深沉。

“你一定会喜欢八大山人的画吧？我给你带来了。”他欣然而从容地说，好像说的是他来访的目的。我的脸朝着暗处，他也许没有看见我脸上瞬息间反映的喜悦。伸手接过画册，我为最后一幅浑朴生动水墨淋漓的“山水”所吸引。

“我不会很打搅你，如果高兴的时候，给我们《百花洲》写篇散文吧！”他忽然急促地说，马上要告辞的样子。我立刻意识到我遇见的不仅是一位编辑，还是一个知己。我不能让他说了两句话就匆匆离开。

“那你从江西来的？请你把名字写在我的本子上。”

“唔，江西！”他的眼里闪着光，透出自豪的神气。我的本子上出现了他的名字，我的脑子里也记下了他自我介绍的经历。

原来他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毕业后分到江西，话语中已带一点江西的口音，还有他说到“江西”时所表现的热情，我充分明白了这一点。但我仍然问了一句：

“在江西成家了？”

“唔，”他点点头，脸上是幸福的。

我忽然想起一个熟悉的水利队伍不久前到了江西，同时脑中跳出所有水利工地美丽的风景，不觉向他描绘起来。他托着下巴凝视着我，眼神里有他能见到的山山水水，只听他轻轻地说：

“太美了！……怎么不再版巴乌斯托夫斯基的《金蔷薇》，时下的一些畅销书都是些什么呀？”

他的插言使我惊奇，他的联想原本是我的自语，一是高兴，我向他讲了他没有读过的巴氏选集中《盲厨师》的故事。虽然我愚钝，但我还是讲了莫扎特创造春天和爱情的音乐才能以及他善良的心，自己也沉浸在幸福之中。看到一个初识者领悟的眼色，我却为自己的饶舌而脸红了。我怎么能说得清楚呢？要么把原文背出来，或者，应该什么也不说，像他送我八大山人画册那样，把《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》的新版本送给他。

他轻轻地背诵着，继续着我的谈话：

“每一个刹那，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，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，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；同样，还有白杨的飞絮，或映在静水塘中的一点星光，都是金粉的微粒。”这原是我们都喜欢的《金蔷薇》中醉心的小结，作者由此在生活的基础上鼓励想象，触发灵感，引证一些著名的作家有过的经验。如列夫·托尔斯泰看见路旁一朵断了的牛蒡花，心中忽然打了个闪电，从而写出了悲壮的《哈泽·穆拉特》。

他又提到书中特别推崇的普利希文,他的创作是大自然的产儿,由于他细致的观察,人们在他的自然描写中,感受到多么深切的诗意。

我想到的是贝多芬,大自然能触到贝多芬最奥秘的心弦,引起他心灵中崇高的感情和印象。他能够好几个小时沿着美丽如画的近郊徘徊。当精神危机尖锐化的时候,对于大自然的爱和诗意的感觉,永远帮助贝多芬恢复他精神的平衡。而微不足道的我们,在农村也比在大城市充实得多。我毫不隐讳地承认,我喜欢纯朴的农民,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命运。

记得五十年代末期就有不少人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,但不敢明说。据说苏联也说他是唯美主义者。到六十年代,在创作艺术上有点追求的,就被非议为“巴派”了。而梅里美的《伊尔的美神》,解放后却始终没有翻印过,直到现在终于听到有出版的消息。

“我所有的梅里美的中译本,包括去年发表在《世界文学》上的《一误再误》。”我几乎有点自豪地说,这是我常常感觉到的。

一提梅里美,他也活跃起来。他感谢梅里美写了渴求自由、纯朴粗犷的“化外之民”,表达了对鄙俗、灰暗的资产阶级风习的否定。他的理解正与我同感。我说《马铁奥·法尔哥尼》是无与伦比的短篇。为了保卫人的尊严,梅里美把主人公枪杀自己儿子的情节,写得那么自然、动情,然而坚定而壮烈。

于是他又讲了普希金的长诗《茨冈》。

除了“自由”,我的心为之颤动的是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我自己也看见过这样的景象。

这像是在谈诗了。他满有诗人的气质,也正在写诗的年龄。果然他喜欢公刘的诗,说与诗人有共同语言。

“那艾青呢?”我用眼睛问他。我正在读艾青的《诗论》。

他马上回答:“他是大师呵!”

“他也是强者。”我们同时想起艾青的遭遇。

谈话是无拘无束的，十几年前能想象么？

我们还以同样的热情，谈起苏联文学给我们的影响，说它提倡革命的情操和意志，更为我们所接受。能忘记列宁身边的瓦西里么？能忘记保尔么？高尔基于我们总是最亲切的导师，我有时把他的外祖母，当作自己最可敬的亲人。

“前几天在故乡，我又买了两本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。”我有些激动起来，不能平静地叙述书中的几个熟悉的细节，如舒拉把画图赚来的工资，为病中的卓娅增添衣物；舒拉又怎样瞒过母亲保存着有丹娘照片的报纸。当时，我一面看，一面哭，也顾不得是在大街上。说话的时候，我的声音嘶哑。他感动地看着我，沉默着，但心里一定在说着什么话儿。

“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方志敏，他的《清贫》、《可爱的中国》，永远激励我们，赛过两个苏联英雄！”我仍然激动着，想起他是从江西来的。同时，他从衣袋里取出笔记本，那上面抄着闻一多 1925 年留美归来的《发现》。

我来了，我喊一声，迸出血泪，  
“这不是我的中华，不对，不对！”  
我来了，因为我听见你叫我，  
鞭着时间的罡风，擎一把火，  
我来了，不知道是一场空喜。  
我会见的是噩梦，哪里是你？  
那是恐怖，是噩梦挂着悬崖，  
那不是你，那不是我的心爱！  
我追问青天，逼迫八面的风，  
我问，（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，）  
总问不出消息，我哭着叫你，

呕出一颗心来，你在我心里！

接下去看见的是另一首《一句话》，我们的视线模糊了，但还是看见最后的句子：

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，

爆一声：

“咱们的中国！”

我们含着热泪，但是兴奋着，仿佛用眼睛说：“这是咱们的诗人！”想到偌大的一个中国，一个人没有爱国主义是活不下去的呵！

我与约稿的朋友，哪怕初次见面，这样的交谈并非仅有的一次。我十分珍视这些年轻人的友谊，我感谢他们，半个小时给我带来终生难忘的印象。这时客人真的要告辞了，我把他送到楼梯的扶栏旁边。

“来稿吧，”他好像偶而提起自己的要求。但忽然俏皮地说：

“我们一般不登侦探小说。”

“还有三角恋爱。”我会意地笑了。

“我们翻译力量不错，如果有好的作品，我会寄你一册。”

“但我更希望江西有自己的赵树理！”

这时他已走到大门边了，我们握手言别。回到楼上，我在窗中看见他逐渐消失的修长的身影，而他留下的却是一阵清风。我打开窗户，室内充满了清新的空气。

(原载 1981 年第 3 期)



王润滋

## 庐山的雾

来庐山小住半月，感到一切都新鲜，一切都美，它与我们北方的山是不一样景致的。然而要我确切地说出对庐山的印象，却有些不甚了然起来。挺拔、壮观、清雅、瑰丽……就是再排下去些动人的词句，也还觉得没有说到庐山的绝妙处。

这时候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涌来一团雾，将我们住处对面的芦林湖遮住了，将芦林大桥遮住了，将远近的山、将亭台楼阁、将路、将游人……遮住了，将天地间汇成一片白茫茫的海，仿佛纵身一跳便可腾云而去。忽然，一阵清风扑来，雾渐渐散去了，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座活鲜鲜的山。然而不知什么时候，雾又会飘来……

雾，使庐山变得高深莫测起来。那乳白乳白的水气，仿佛是从岩石的缝隙里，从泥土的颗粒间，从绿叶的细胞中，从深深的水潭底……生成，升腾着，缭绕着，忽而东，忽而西，像一个洁白的幽灵，扑朔迷离，来去悠然。有时它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飘进你的窗口，落到你的枕边，抚摸你的腮，滋润你的梦……同行的作家中，有人说，雾是庐山的灵魂，这话说得真绝！

我忽然想到写文章。读一篇浅薄的作品，像看一座无遮无掩的山，一目了然，实在使人无意登攀。而庐山则不然，那云雾缭绕